



特朗普兩度入主白宮，顯示出美國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病人膏肓的反智文化。基督教頻道〈公民廣場〉主持人之一林修榮曾經多次稱讚特朗普非常聰明，此話不知從何說起。事實上，特朗普的知識十分貧乏，現在美國正面對着外行領導內行的亂局。

搞錯歷史、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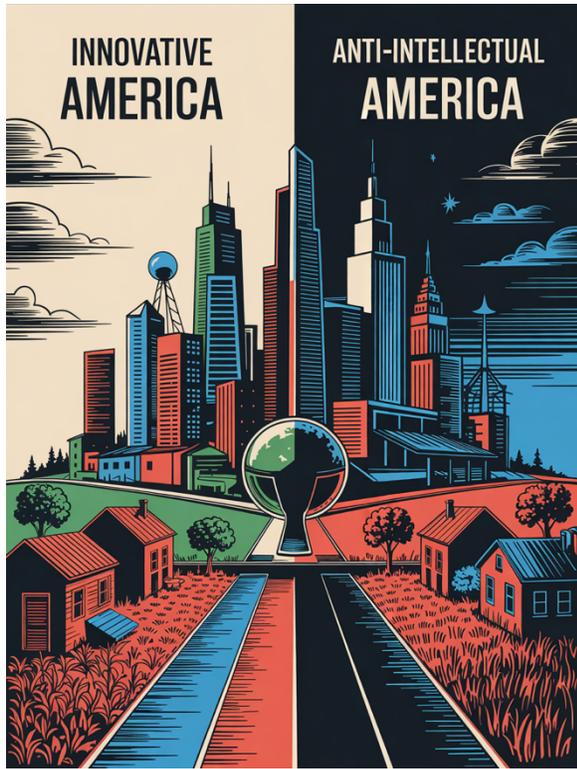
特朗普已經不只一次鬧出笑話。《華盛頓郵報》記者菲利普·魯克（Philip Rucker）和卡羅爾·萊昂尼格（Carol Leonnig）合著了《非常穩定的天才》一書，據這兩位作者所說，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間，他會見印度總理莫迪時表示中國和印度沒有接壤，莫迪明顯感到驚訝。實際上，印度和中國的邊界長達3,488公里（2,167英里），長期以來中印因邊境爭議而爆發了多次軍事衝突。

根據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透露，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曾詢問時任白宮幕僚長約翰·凱利（John Kelly），到底芬蘭是否俄羅斯的一部分。博爾頓又稱，特朗普不知道英國擁有核武，有一次特朗普一本正經地問時任首相文翠珊：「你們是核子大國嗎？」事實上，英國自二十世紀50年代初已經擁有核武。2017年5月1日，特朗普表示，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對美國南北戰爭感到不安，他本可以阻止內戰發生。事實上，傑克遜在內戰開始前十六年就去世了。

缺乏科學常識

特朗普對科學亦是一頭霧水。2020年4月23日，特朗普在記者會上提議在人體內使用消毒劑來對付新冠肺炎，他又提到將紫外線照射到人身體內去進行治療。隨後醫療專家和消毒劑製造商警告不要攝入或注射消毒劑，因為這極其危險，甚至會致命。

特朗普稱氣候危機是一個「騙局」，並把那些擔心氣候危機惡化的人斥為「氣候瘋子」（climate lunatic），他曾舉出冬季風暴就是全球暖化的反證。其實，他混淆了氣候（climate）和天氣（weather），天氣是指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短期大氣狀況，例如每日溫度、降雨量、風速是可以迅速變化的。相較之下，氣候是天氣模式的長期平均值，通常需要測量幾十年或更長時間。



此外，特朗普在2025年第二任期的總統就職演說中聲稱美國人「分裂了原子」，然而，這一科學里程碑應該歸功於紐西蘭出生的物理學家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他於1917年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進行了核反應實驗，特朗普的說法令紐西蘭人感到震驚。

總統並不是萬能，他自己不是科學家並不打緊，他只需要任用專業人士。不幸的是，不尊重科學的特朗普任命小羅伯特·甘迺迪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讓他負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食品藥物管理局、國立衛生研究院。然而，小甘迺迪沒有接受過任何生物或醫學科學的正規培訓，他的學術和專業訓練是在法律和環境政策方面。十多年來，甘迺迪一直是反疫苗運動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的組織

散佈有關疫苗與自閉症之間聯繫的誤導性言論，他反對使用基於mRNA的新冠肺炎疫苗，並提倡使用維他命A等替代性療法來預防麻疹等疾病，但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方法能提供免疫保護。目前美國多個州份出現了麻疹疫情，衛生專業人員正在努力澄清人們對維他命A的誤解。

經濟學、法律知識一塌糊塗

還有，在3月11號的新聞發布會上，美聯社記者喬希·博克（Josh Boak）向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Karoline Leavitt）詢問特朗普總統的關稅政策，表示加關稅相當於對美國消費者加稅。萊維特對此予以駁斥，說關稅是針對外國公司，她進一步強調：「關稅對美國人民來說是減稅。」博克提出了質疑，指出關稅通常由進口商而不是外國公司支付，這意味著美國消費者最終必須承擔高價貨品。萊維特尖銳地回應道：「我認為你試圖測試我的經濟學知識和總統所做的決定是一種侮辱，我現在很後悔讓美聯社提問。」隨後MSNBC批評萊維特，稱她「要么是極其無知，要么就是撒謊。」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吸收了關稅，有時企業會將額外成本透過加價而轉嫁給消費者。

最近特朗普總統援引《外國敵人法》，批准快速驅逐約二百名據稱是幫派份子的委內瑞拉人。一部份指控的證據十分薄弱，例如說他們身上有紋身，而他們完全沒有答辯的機會。美國地區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James Boasberg）發布了臨時限制令，強調這行動

忽視了正當程序。儘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繼續遞解這些人出境，並聲稱法官的指令缺乏法律依據。萊維特為特朗普辯護，稱「單一城市的一名法官不可能指揮一艘航空母艦的行動，這艘航空母艦滿載被驅逐出美國領土的外國恐怖分子。」在這裡「航空母艦」一詞是一個比喻，它可能意味著行政部門的巨大權力，或涉及國家安全的準軍事行動。特朗普對此作出回應，呼籲彈劾博斯伯格法官。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罕有地駁斥總統的言論，強調不能因為不同意司法判決而彈劾法官。事實上，在美國憲法體系中，司法部門擁有解釋法律的權力，而且其裁決具有約束力，總統也不能例外，他們完全不明白三權分立是如何運作。

兩個美國？

以上事件顯示，特朗普和他的團隊是歷史盲、地理盲、科學盲、經濟盲、法律盲，這情況真的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但為什麼美國選民會將影響整個美國和世界大局的最高權力交予這「盲人」呢？這是不是美國社會反智文化的惡果呢？

美國最令人困惑的矛盾之一，是它在知識與文化層面的兩極發展。一方面，美國毫無疑問是當今世界的智識與科技強權。全球最頂尖的大學多數集中於美國，例如哈佛、麻省理工、史丹佛、加州理工學院等；每年獲得諾貝爾科學與經濟獎項的人多是美國本土或受美國訓練的學者；過去一世紀幾乎所有重大科技突破都源自美國，例如電力、電視、電腦、互聯網、智慧型手機、人工智慧、太空探索、解開人類基因圖譜……等等。谷歌、蘋果、微軟、SpaceX等公司不僅主導全球科技產品市場，更定義人類現在與未來的方向。這是追求創新與知識的美國。

然而，另一個美國卻同時存在。這個美國對學術充滿懷疑，甚至敵視，對追求卓越顯得冷漠。歷年來，包括PISA、PIAAC、TIMSS等國際學能測驗顯示，普遍美國人在數學、科學、閱讀能力上遠遠低於很多國家。無數美國人以為太陽環繞地球、疫苗有害、氣候變遷是騙局。所謂「深層政府」等陰謀論在選舉、社交媒體、日常生活中不斷瘋傳。這個版本的美國不是邊緣文化，而是一股實質而龐大的政治力量。它選出特朗普這樣的領導人，一位不學無術、不信任專家、削減研究經費、散播錯誤資訊的總統。這個美國持續支持限制言論自由的政策、以既定立場代替證據的立法。

為什麼會出現平衡時空？

平衡時空不再是科幻小說的題材，這兩個極端矛盾的美國在同一時空上共存。為什麼呢？這種分裂深植於美國的社會結構、文化與歷史中。首先，美國的教育系統存在極端不均，私立菁英學校與富裕地區的公立學校能培養出頂尖人才，而大量偏鄉與城市貧困地區

則面臨師資不足、教材落後、學習資源匱乏的困境，這種差距形成知識菁英階層與無知大眾之間的鴻溝。在經濟上美國是兩極化，貧者愈貧，富者越富；在知識上亦然，有人目不識丁，有人IQ爆棚。

在文化上，美國自建國以來便重視個人主義與懷疑權威，這是一面兩刃劍，一方面，這種精神推動創新，但另一方面，這亦造成了很多人自我膨脹，很多人知少少，扮代表；擺起咪，變權威；隨口噏，當秘笈。人人自以為是，專家意見、事實與證據便逐漸失去價值。

新興社交媒體令這情況雪上加霜，大眾越來越活在資訊回音室中，缺乏共同現實認知。吸睛、煽情的東西往往比理性與事實更具吸引力。在某次講座中，一名特朗普支持者痛罵澤連斯基貪污腐敗、不理人民死活、不得民心，我最問他資訊的來源，他回答是X和YouTube。

宗教也加劇這種反智現象。長期以來，美國福音派教會都是右傾，在共和黨主張是符合上帝心意這大前提下，一些福音派領袖對共和黨政策亦步亦趨，而不會作出尊重事實的理性分析。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Anthony Fauci）因呼籲限制大型集會而被福音派信徒妖魔化。加州超級教會領袖牧師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拒絕在疫情高峰期停止實體聚會，並且宣稱根本沒有瘟疫！

美國還有希望嗎？

當然，美國不是唯一面臨這類問題的國家，像巴西的波索納洛政府、匈牙利的歐爾班政權也呈現類似的民粹反智趨勢。但美國的特殊性在於，全球最強的創新體系、最龐大的經濟體、歷史最悠久的現代民主制度，如今被綁在一個日益分裂、排斥知識的社會之上。若果美國出事，全世界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美國還有希望嗎？如果美國的教育體制、教會的宣講、政治文化沒有根本改革，我恐怕這種分裂將持續惡化。一個不尊重事實和理性、不信任專家的社會，將無法應對國內與國外種種危機與挑戰，甚至其民主制度也可能崩壞，民粹主義所憧憬的強人統治，有可能將美國變成法西斯。1816年傑斐遜曾經寫道：「如果一個國家……期望自己既無知又自由，那麼它所期望的事情就永遠不會實現。」2017年1月18日，奧巴馬總統在其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如果我們沒有掌握資訊的公民，它（民主政府）就無法發揮作用。」

美國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知識國度：一個崇尚理性與創新，另一個反智和滯後，這條裂痕已經隨着特朗普登上權力高峰而越拉越大。然而，誰可以力挽狂瀾呢？

兩個美國？論特朗普所代表的反智文化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2025年3月21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

[更多資訊](#)
